

# 荷兰建筑与城市规划

##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In the Netherlands

保罗·格罗恩迪克、皮特·沃拉德（荷兰）Paul Groenendijk, Piet Vollaard

荷兰建筑与城市规划的著名代表——OMA，由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

荷兰建筑与规划在过去几十年中增添了新的活力，恢复了自信。与20世纪20年代荷兰现代“诗史”时代和50年代战后重建时期相比，当代荷兰建筑与规划则体现出创造性。现实主义与实践欲望结合，现代主义持续发展，以及众多年轻建筑师有机会将其设计变为建筑，所有这些都备受国际推崇与效仿，尤其在20世纪90年代更是如此。且建筑开始对文化与公众辩论和政策产生前所未有的影响。

对于这种状况是如何发生的，没有任何解释。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无疑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80年代初在鹿特丹开业以来，他已成为荷兰新现代主义的首席导师和主要评论家。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马斯特里赫特阿斯特里赫特大学新校区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但当前荷兰建筑的兴盛并不能归功于库哈斯一人。他所发挥的作用应被视为成长反应激发器，没有他这种反应就不会被激发，或即使发生，也没有那么辉煌。新一代建筑师得益于1968年后建筑教育的巨大变化，和20世纪80年代经济衰退之后经济的急剧增长，因而他们有机会令蓝图成真。这同样得益于荷兰政府的态度，在住宅和大规模规划项目中，政府逐渐从追求数量转向注重质量。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如果说百花齐放、成功风格与时尚代表了荷兰建筑气候的话，那么我们在这里还可以找到一种其他地方找不到的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无限忠诚。这种对现代性和现代主义的持续性承诺通常解释为与荷兰人造景观有关，并与之进行比较。荷兰很大一部分陆地是通过围海造田取得的，并利用大规模水利工程设施对同等大小的陆地面积进行保护，使其免遭水淹。这可能有助于解释荷兰建筑的本质和荷兰规划的严格。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尽管20世纪80年代发生经济危机，不过到80年代末，年轻一代还是在“无教条现代主义”口号下，设法成功地在90年代使他们的作品整体走出荷兰国界。无论在社会政治还是审美方面，缺乏现代主义原则的确是该异质群体中建筑师的特征。但在1990年雷姆·库哈斯为纪念其在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教授任职期满而组织了一次研讨会上，该类建筑受到雷姆·库哈斯的严厉批判。此名为“荷兰建筑有多现代?”的研讨会颇具煽动性。

雷姆·库哈斯的事务所——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成为世界著名的新建筑概念实验室和新建筑师培训学校。许多来自荷兰及世界各地的年轻建筑师在独立执业之前都在此工作过很多年。MVRDV、KCAP以及Neutelings Riedijk建筑师事务所的创始人都曾在OMA工作过，但在他

们离开OMA之后不久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上述建筑师事务所连同西八景观建筑设计(West 8)构成了第二代年轻建筑师事务所的骨干，共同活跃在20世纪90年代。除从OMA分离出来，或在一定程度上受OMA影响的建筑设计外，我们还能找到90年代另一种趋势。借助计算机提供的强大功能，像卡斯·欧斯特豪斯(Kas Oosterhuis)、莫里斯·尼奥（Maurice Nio）和拉斯·斯伯伊布里克(Lars Spuybroek)等建筑师设计出一种有机的“流线”建筑，这种建筑完全抛弃了直角，外观给人一种太空体验感觉。本·范·伯克尔（Ben van Berkel，后来成立UN工作室）是另一位在其执业生涯早期便开始使用计算机设计出复杂形状的设计师。他最近的作品越来越充满流动性和复杂的循环模式。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20世纪80年代后，伴随着经济日益强盛，大量毫无特色的新现代主义者纷纷抛弃他们的形式教条，转向更广泛的建筑形式。麦肯诺建筑师事务所（Mecanoo）曾为早期现代主义华美建筑的主要代表，在代尔夫特大学图书馆高调设计中也显示出他们能够将技术独创性与新的概念性形式融合在一起。埃里克·凡·埃格拉特(Erick van Egeraat)离开麦肯诺建筑师事务所开办了自己的事务所，他开创了一种丰富和变化多端的建筑，尤以布雷达麦兹（Mezz）音乐和舞蹈剧场为代表。另一个从麦肯诺建筑师事务所分离出来的事务所DP6则将特别强调可持续性。

### 第四次国土空间规划备忘录增订（Vinex）

荷兰住宅项目历来受到高度重视。自20世纪初开始，荷兰就牢牢控制了其住宅项目，这部分归功于其高度发达的房地产公司和公共住房政策结构、立法及补贴。从而保证了大规模一致性设计的住宅区建设拥有一流的建筑和结构质量。20世纪90年代初，补贴制度被废除，住房公司私有化。国营住宅项目逐步让位于市场化项目。这种住房私有化导致2001年出台新的政策，给予购房者和房客对他们的住房如何设计有更多的决策权。由建筑师卡瑞尔·韦伯（Carel Weeber）发起的一场争论更对该进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针对“国有建筑”提出一种选择性方案，称之为随意住所，建议任何与房屋开发有关的事情个性化。21世纪初，人们预测未来30%的住房开发将列入“私人赞助计划”，但鉴于目前仍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苦苦挣扎，是否能达到30%这一比例尚难以定论。但不容置疑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划方式越来越被自下而上的模式所取代。

但自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住房建设项目主要

由2项其他开发计划所主导：Vinex和在城市中心对原工业区进行改造。1993年底，荷兰政府宣布了一项截止于2015年的住房计划。根据该计划，在未来建设的约650 000套住房中，有近一半将分布在荷兰7大城市区内，其中100 000套住宅将分布在市内地区。在住房建设数量上，Vinex计划堪比战后重建住房项目。但与战后重建不同的是，除数量外，Vinex计划对结构质量和住房持久性要求更高，密度更大。尽管1/3的住房位于城区之外，但Vinex已成为新市郊扩张的代名词。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在农村地区冒出了几十个新住宅开发项目。勇堡（Ypenburg）项目在建筑上最具代表性，帕姆布姆和范·登·堡特为新住宅类型和小区规划进行了总体设计。莱顿莱茵住宅区（Leidsche Rijn）位于乌特勒支以西，是Vinex计划中最大的住宅区，计划建造30 000套住宅，由里克·巴克（Riek Bakker）和马克思温共同设计。总体规划提出将弗勒登村（Vleuten）、德米恩村（De Meern）和现存有价值的风景区与新的街坊融合在一起的开发策略。位于阿姆斯特福尔特(Amersfoort)市的卡腾布鲁克（Kartebroek）试验区，可以说是由城市设计师阿烁克·巴罗特拉（Ashok Bhalotra）设计的由几何图形和自由形状组成的康定斯基规划。它似乎成为众多Vinex项目的典范（其中只有几个属于巴罗特拉自己）。在其规划中，几乎每一住宅区都包括一个大的圆形、一个广场和一条波浪形道路。位于阿姆斯特丹市的艾瑟尔堡（Ijburg）项目目前正在IJ入口的诸多人工岛上进行。这是位于城市最中心的Vinex项目之一，其住宅密度高于平均水平，并在大的城市街区上进行规划。将要建造的第一个Vinex住房项目遭受诸多批评，这使得人们对未来项目产生了怀疑。但现在已有许多住宅区竣工，其结果是大多数住宅区房屋的质量和多样性结果要比怀疑的情况好得多。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自成一体的是阿尔秘尔(Almere)新城，它采用了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多核形式。1980年，第一个住宅区开始建设，这座历史虚构的阿尔秘尔小区当时约有居民8000。到2009年，其居民已达到185 000人，分布在五大区，并计划扩大其数量，到2030年达350 000人。阿尔秘尔大部分住宅为绿树环绕的低矮街区。的确，鉴于阿尔秘尔包括了众多实验性“典型街坊”，在这里建筑师能够尝试各种选择性住宅形式，因此，它成了市郊住宅建筑的一面镜子。

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海牙，瑞尔·韦伯、OMA、詹·霍格斯塔德（Jan Hoogstadl）以及美国建筑师理查德·梅尔都曾为这里设计过某些建筑。然而，该城市意象从现代主义转向半传统与罗伯·克瑞尔（Rob Krier）历史性“居民”城市规划相结合，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由旭特·索伊特斯（Sjoerd Soeters）、克瑞尔本人和美国建筑师麦可·葛瑞夫（Michael Graves）设计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数为高层建筑，风格和装饰

### 城市改造

许多城市面临住房下降和工业地区空置的困扰。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荷兰兴起了一股以



办公室建筑，莱利斯塔德（E.A. R.H.van Zuuk,Tekta,Meyer &amp; Van Schooten,P.W.van der Ven,SeaRCH,de Zwarte Hond）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提高建筑质量为宗旨的城市更新浪潮。对旧工业建筑进行改造的想法使AIR Kop van Zuid获得新生，这是由鹿特丹艺术委员会组织的一次对马斯河南岸废弃的港区内部及周边地区进行建筑—城市规划的活动。AIR批判那种将设计只限定在功能问题的作法和逐步规划的态度，建议采取更为综合的步骤，将重点转向建筑（城市形象）和历史（场地业已存在的结构和建筑）设计主题上来。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其他大城市也采取了类似的作法。在阿姆斯特丹，IJ河两岸的若干旧港区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在马斯特里赫特人们也会看到类似的改造工程，雅·柯伦(Jo Coenen)对马斯特里赫特一家旧陶瓷厂区和布雷达一处曾作为军营的地带进行了城市规划，而OMA则为之设计出各式各样的以校园风格为背景的独立建筑。这些改造区的典型的特点就是它们通常都是由著名设计师设计，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其结果就是它们无疑成为一流建筑的露天展览场。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当然，在这些老市区内也有一些新建项目，但它们大多为单体建筑，或在可能的情况下对现有城市肌理的进行轻微修补。1940年空袭之后大规模重建在20世纪70年代即告结束。尽管对这些现代项目的赞誉之声四起，但对现代城市中心的批判持续升温；有人说现代建筑空洞乏味，缺乏温情。现代主义的办公大楼——位国会议员曾将其称为“资本主义建筑”——曾一度被封闭，禁止入内。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类似情况同样发生在海牙，瑞尔·韦伯、OMA、詹·霍格斯塔德（Jan Hoogstadl）以及美国建筑师理查德·梅尔都曾为这里设计过某些建筑。然而，该城市意象从现代主义转向半传统与罗伯·克瑞尔（Rob Krier）历史性“居民”城市规划相结合，整个城市到处都是由旭特·索伊特斯（Sjoerd Soeters）、克瑞尔本人和美国建筑师麦可·葛瑞夫（Michael Graves）设计的建筑。这些建筑大多数为高层建筑，风格和装饰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更为传统。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在其他地区也是如此，高层建筑开始在打造城市形象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以至于今天每个城镇似乎都希望制订自己的高层建筑政策。就连阿尔秘尔这座新城都是市区集中，并希望在OMA设计的总体规划图上加上几处现代化高层建筑。阿姆斯特丹除进行过一次实验外，似乎没有采取进一步措施兴建高楼大厦；IJ河两岸新建建筑被人为控制在中等高度，以保护老城市中心的背景轮廓。阿姆斯特丹市内控制大厦高度，而主要高层建筑则集中在南轴开发走廊周边的都市开发项目。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重新利用与城市重建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在个别建筑和居住及工业建筑中，文化遗产重新得到重视。随着旧工业区的空置，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工业建筑得到重新评估。市中心重建区内越来越多具有视觉和历史特点的建筑不再被拆除，而被改作它用。受到诸如可持续性等观点越来越大的影响，对恢复与更新的下意识反映就是更多地进行维护和改建。在登海尔德(Den Helder)的威廉斯塔德(Willemsoord)海军造船厂、鹿特丹劳埃德军营以及阿姆斯特丹的KNSM船厂，典型建筑再利用工程随处可见。在那同一时期，许多“诗史般现代”经典建筑得以恢复，并赋予新的用途。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如果说为子孙后代而保护我们的建筑遗产是单体建筑的选择问题的话，而事实上对大量现存住房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必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为大规模市区改造，随后在整个90年代重点逐步转向战后居民区问题。在战后重建时期建设的大量住房已达不到今天的标准。这不仅表现在个别住宅的规模和结构状态上，而且表现在城市布局方面。重建时期宏大的布局，大面积公共绿地需要大量人工维护，且不安全。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曾为促进共同繁荣和建设满足人类需求社会的典范社区，随着人口构成的失衡、大量异常廉价出租房出现以及贫困化等因素，如今已变成“问题社区”。最明显的例子无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staete）或古堡（Oudenborgh）。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2007年拆除作为新现代主义代表之一，由卡瑞尔·韦伯设计的“黑圣母”住宅区，以便为德国建筑师汉斯·科尔霍夫（Hans Kollhoff）设计的传统综合办公楼让位，该举措备受争议。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有些荷兰建筑师，如罗伯·克瑞尔、莫勒纳尔和范·范温登（Molenaar & Van Winden）以及斯卡拉（Scala）曾遵按一种历史主义风格进行设计。与更多国外正统的传统主义有所不同，这些荷兰历史主义的典型代表可能根本算不上真正的带有传统主义的历史主义者。相反，他们更趋于研究风格与周期的混配。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这种复古部分缘起于1999年所谓的贝维德(Belvedere)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荷兰政府试图促进具有地区特色的建筑，并鼓励地方当局对各自城市具有历史意义的形象进行检查，并将那些与历史有关和值得保护的建筑作为新项目开发的基础，从而开创了一种基于公认的历史地形学、水和道路基础设施以及本地建筑传统和建筑历史的多层城市主义和风景开发。到目前为止，这种地区性历史策略已在众多城市规划中明显表现出来。早期的例子便是鹿特丹的普林森兰德（Prinsenland）社区，该社区将原景观面貌部分保留，并融入新的开放过程之中。位于葛罗尼根（Groningen）的年轻事务所——奥尼克斯（Onix）事务所已完成了许多项目，其设计均基于本地环境、建筑类型和材料处理方法。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重新利用与城市重建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如果说为子孙后代而保护我们的建筑遗产是单体建筑的选择问题的话，而事实上对大量现存住房来说，这已经成为一种必要。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主要为大规模市区改造，随后在整个90年代重点逐步转向战后居民区问题。在战后重建时期建设的大量住房已达不到今天的标准。这不仅表现在个别住宅的规模和结构状态上，而且表现在城市布局方面。重建时期宏大的布局，大面积公共绿地需要大量人工维护，且不安全。

雷姆·库哈斯、雅克·赫尔佐格和皮埃尔·德龙索设计的阿姆斯特丹新城市中心

更大的问题是这些曾为促进共同繁荣和建设满足人类需求社会的典范社区，随着人口构成的失衡、大量异常廉价出租房出现以及贫困化等因素，如今已变成“问题社区”。最明显的例子无



普拉森堡, 鹿特丹(Arons & Gelauff)



新建仓库, 鹿特丹(Mei architecten en stedenbouwers)



文化组团, 恩斯赫德 (SeaRCH)



文化中心, 爱因霍芬(MVRDV)



住宅, 阿尔秘尔(Onix)



博物馆, 阿姆斯特丹(Bentham Crouwel)



拉斯帕尔玛, 鹿特丹(Bentheim Crouwel)

疑就是比基莫米尔 (Bijlmermeer) 住宅区, 这是位于阿姆斯特丹东南的一片拥挤杂乱的高层居民区。项目竣工时即已过时, 该地区不久即沦为典型的“问题社区”。为阻止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 有些高层建筑被拆除, 整个地区变得拥挤不堪, 到处是没有精心规划的低矮的建筑。其结果是整个地区十分混乱, 也就是说, 人们怀疑这是否能成为比基莫米尔地区带来长久解决方案。

当然阿姆斯特丹“西花园郊区”和鹿特丹著名的潘垂赫特 (Pendrecht) 区的更新改造项目则采取了更为审慎的措施。“西花园郊区”是战后根据战后扩展计划, 由荷兰现代主义首席城市规划师康乃利斯·范伊斯特伦 (Cornelis van Eesteren) 设计建造的。而霍赫弗列特(Hoogvliet)位于鹿特丹附近, 是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新城。对霍赫

桥, 鹿特丹(JHK architecten)



私人住宅, 卑尔根 (Soeters Van Eldonk)

此更年轻的事务所很难从这些成功建筑师团体中获得一席之地。与20世纪80、90年代不同, 新生建筑师事务所更难以得到委托。这部分是由于欧盟对大型政府建筑合同授权规定。对于营业额和经验的要求意味着与几十年前不同, 新生事务所得到委托的机会微乎其微。不仅如此, 政府放宽控制使得越来越多的建筑设计委托流入市场竞争者。私有化的房产公司在20世纪80、90年代曾更愿意冒险将设计委托给新生事务所, 所有这些都使得新生事务所的生存和发展环境更加恶劣。

尽管如此, 还是有许多年轻事务所取得成功, 有机会让他们的设计变成建筑, 从而在日益多样化的建筑设计环境中脱颖而出。这倒不是说他们以某种方式在姿态和风格上完全一致, 就像20世纪80年代建筑师那样重新关注现代主义, 或像90年代那样采取更加概念性姿态。当然也还没有产生一位像雷姆·库哈斯或卡瑞尔·韦伯这样的领军建筑师, 能够将建筑讨论或思想引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

如果说有什么可以代表21世纪年轻事务所建筑的话, 那就是他们对建造学和工艺的尊重。从这些新生事务所的风格上来分, 有现代加概念派 (VMX, Kempe Thill)、现代加表现派(SeARCH, Dok, Marlies Rohmer), 还有区域特派(Onix, DAAD)和历史/类型派(Rapp+Rapp)。无论保罗·德·瑞特 (Paul de Ruiter) 建筑事务所还是2012建筑师事务所都注重可持续性, 但它们却以截然不同的建筑方式表达它们的对可持续性的关注, 德·瑞特采用生态技术, 而2012事务所则采用极端的再利用形式。

随着全球化不断发展, 建筑师“跨境”工作变得越来越容易, 地方智慧与趋势的在线传播速度变得越快, 因而本地建筑立场之间的区别正在消失。从某种意义上讲, 荷兰与主要西欧国家如德国、法国、瑞士和西班牙之间的差别几



红苹果, 鹿特丹(KCAP)

乎完全消失。的确, 20世纪80、90年代荷兰所享有的独特的现代主义概念地位已荡然无存。最重要的是荷兰建筑师事务所最佳设计不再一定是在荷兰实现。这当然包括雷姆·库哈斯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 他们已在国际市场执业多年。现在越来越多的事务所走向世界, 如麦肯诺建筑师事务所 (OMA)、埃里克·凡·埃格拉特事务所、MVRDV、UN 工作室以及Neutelings Riedijk。这些事务所风格各异, 它们不同程度地跻身国际建筑精英行列。[1] (白明亮译)

本文为《荷兰建筑导引》(1980—今), 保罗·格罗恩迪克和皮特·沃拉德, 010出版社, 鹿特丹2009, ISBN 978 90 6450 679 6



社区重建, 恩斯赫德(Pi de Bruijn and De Architecten Cie)

与办公建筑的对话, 世界自然基金会(Thomas Rau)



音乐厅和舞蹈场地, 布雷达(EEA)

